

筆掠南美



陳少華著

當代文藝出版社

目 錄

零的突破 (代序)	朱彭年	1
-----------------	-----	---

*

孫女阿嬤		4
瑪陵		11
十二月六日，在基多		17
古宅綠苔		22
一夜聽雨		26
咖啡、茶和酒		29
歌舞瑣話		35
我與雪山無緣		40
信是有緣		44
除夕話雜		48
刨冰之外		52
萬盛埠舊事		56
種南瓜記		61
夢裏依稀故鄉		65

約蘭達	68
巴拿馬紀行	77
古巴剪影	84
聖何塞一瞥	91
小城一夜鄉情	94
金聖	99
養蝦人	106
我們相識在香港	109
醉鬼	119
夫人	124
加利故人基多客	128
芒·路易士及其家人	132
快樂天使	137
拉發爾和他的情人們	141
瀟灑走天涯	146
伊娃小姐	151
菊殘猶有傲霜枝	156
歸去樂桑蔴	160
黑吧女	165
風正一帆懸	170
迪安娜·孫	175

花郎	181
古斯曼太太	186
羅拉的煩惱	191
報童巴特利肖	196
一生低首是梅娘	201
斷腸人在天涯	208
情淚花魂	214

*

厄瓜多爾華文狀況初探	220
感覺南美洲華文文學	230
筍因落籜方成竹 ——南美洲華文作品析讀	240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從南美洲華文文學看中華文化團結的意義	255
南美洲華文文學何去何從?	261
南美洲華文文化、文學初論	269

*

情牽萬里懷故人 ——我與黃南翔的文學因緣	277
百花千卉共芬芳	

——關於文學的書東	283
一 蓑烟雨任平生	
——關於《人生一路情》	287
千帆過盡一畫家	
——讀《丁銳畫集》	293
竹芽嫩嫩，竹葉青青	
——港人在他鄉的故事	296
風從故鄉來	
——郭作哲及其《沉思的風景》 ...	299
為克勞蒂婭說幾句話	
——《克勞蒂婭》後記	302
《頓巴戈山莊》是怎樣寫出來的？	
——《頓巴戈山莊》後記	308
《聖克魯斯》後記	312
步履維艱的文學之路	315
*	
後記	323

零的突破 (代序)

□ (巴西) 朱彭年

當一個人對文學的摯愛到了癡迷的程度，甚至成為生命的一部分的時候，還有什麼困難和障礙能阻止他不斷寫作的衝動和激情呢？在筆者交往的文友中，陳少華先生便是這樣一位視文學如生命，不論在任何環境和條件下從不放鬆寫作的華文作家。

一九八二年，他從家鄉廣東澄海到了香港，一九九六年又從香港移民到厄瓜多爾。

在香港十多年拼搏奮鬥的歲月裏，他除以經商謀生外，還主持天成出版公司，有一段時間更親自主編《香港散文報》。其生活緊張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而這段時間也是他不斷寫作，連續收穫的黃金時代。從一九八九年的《園邊小蕊》到一九九六年的《異邦瑣記》，他已有了十一本散文、雜記、遊記、小說集。這是一個多麼令人羨慕的好成績。

香港回歸前的移民潮也捲裹了他，他從那彈丸之地奔向了廣闊的天空和海洋尋找新的出路。奇妙的是，在美洲大陸從北到南考察之後，他既沒有在楓葉之國加拿大駐足，也沒有在黃金之國的美國停步，最後卻留在了可能連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中南美洲以盛產香蕉聞名於世的赤道小國厄瓜多爾，並在赤道線橫穿而過的首都基多定居下來。

移居海外是他生活經歷的第三個階段，也是他生命旅程的分

界線。

命運的安排驅使生活發生巨變。無論在故居地有多好的條件，在移民海外之後，便一切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生活習慣到思想意識都必須適應新的環境、新的習俗以及一切過去從來沒有面對過的人和事。其中，最難突破的便是語言關。要完全用西班牙文取代稔熟了的國語和廣東話，這對年已半百的陳少華來說，豈不是天大的困難！讀者在本書中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面對基多人欲談不能的窘態。然而，他逐漸開過來了，不但與當地人建立了友誼，更把這些人物破天荒地用華文寫進自己的作品，為他們留下了造型和畫像，並流傳到很多地方。今天，陳少華向讀者獻上了移民後的第一個集子——這本能夠讓那些不了解不熟悉中南美洲風土人情的讀者開闊眼界的《筆掠南美》。

凡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中華文化的傳播。從華文母體中分離出來落在這開創新生活的土地上，這位不甘寂寞的作家又邁出了探索的步子尋訪母國文化的足跡。在他摸清當地華僑人數極少且又分散情況下的華文文化傳播的脈絡時，也證實了這裏是「零的華文文學」的處女地。他發表在《香港文學》雜誌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號上的《厄瓜多爾華文狀況初探》一文，便是這一探訪的總結，也是一篇很有價值的論文。

期待了許久的處女地迎來了拓荒者，歷史的使命落在了送上門來的陳少華肩上，他以有力又有情的筆突破了那不知延續了多久的「零」，成為厄瓜多爾華文文學寫作的第一人。

陳少華那種不怕困難，不達目的不休止的勇氣和勇於探索鍥而不捨的精神是很令人欽佩的。他以敏銳獨到的眼光，懷着熱情的關切和真誠的友情，充滿同情和善意地觀察他所接觸到的基多城的芸芸衆生，了解他們的生活經歷，體會他們的思想感情，多

角度多層次地挖掘和描寫他們的故事，在讀者面前展示出一幅幅異國情調的社會生活畫面和一系列生動的人物形象，這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啊。

《筆掠南美》的出版不僅標誌着厄瓜多爾華文文學零的突破，也是陳少華寫作生涯的一個轉換點。在這塊肥沃的處女地上，他肯定還會有文學寫作的第二個豐收期。

《筆掠南美》不僅使筆者先睹為快，而且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因為，我和他在同一大塊土地上。他在厄瓜多爾的基多，我在巴西的聖保羅。他在西北角，我在東南方。他在赤道線上領略高原上一年如秋的優美景色，我在南回歸線上享受四季如春的旖旎風光。而我比他早來南美洲十幾年，多體會了一些移民心路歷程中那些說不清的痛楚辛酸，寫不完的苦辣酸甜。

我們雖然走着不盡相同的路，但我相信在對待華文文學的態度上幾乎是一致的：各盡所能，致力推廣，在各自所處的世界華文文學網點上互相勉勵，互相聲援。所以，當他要我為《筆掠南美》寫序時，我雖然感到力不從心，還是勉為其難地接受了，借此談一點看法和想法，且權充序。

一九九九年元月廿八日

孫女阿嫻

孫女阿嫻滿週歲了，正蹣跚起步，牙牙學語。她邁出的歪歪的第一步，是在經歷了苦痛和歡樂之後得來的。以後的歲月，她或許不會記掛起這人生初階的日子的苦痛和歡樂，但於我，卻是歷歷而無法忘懷的。

我每次外出辦事，歸來時總會見到阿嫻在門口張望，她已有識別誰是親人誰是陌生人的能力，遠遠便見到她歡喊着、指劃着。等我坐定下來，想除去皮鞋，換上便鞋之時，阿嫻已歪歪扭扭地從櫃底下拖出我的便鞋，哦哦地比劃着把便鞋拿到我的跟前，我一把抱起她，在她那小臉蛋上吻個不停，這伶俐聰明的週歲孫女。

阿嫻愛照相，又能擺甫士，一見到我舉起相機，她便嘻嘻哈哈樂得直蹦跳。其實在她滿四個月的時候，我便為她照了整整一卷的相片，那時她雖不大懂得笑，但卻一副專注瞄着鏡頭的樣子。我指着那些胖嘟嘟的相片問她：「這是誰？」她舉眸望着我，只笑而不語，當然，她還不會言語，但眼睛卻分明在說：這就是我。我於是說：「這是阿嫻的同年。」她便又歡欣蹦跳了。她十個月的時候，我又為她照相，每當看着那些相片，腦際便浮生一份艱辛而痛心的回憶。

在異邦之地出生的阿嫻，天生便曉得雙語。雖然她週歲的時候仍不會說話，卻是能聽懂好多簡單的詞語，這些詞語我們對着她說中國話和西班牙文，比如麵包，比如蘋果，比如飲茶，比如

出門等等，甚至有了垃圾，要她拿去丟下垃圾桶這樣的話語，不論我們對她說中國話還是西班牙文，她都一一能聽得懂，並跟着認真地去做。阿嬤喜歡吃麵包，不喜歡吃稀飯，早餐原來是為她做一點稀飯的，但她卻老是不愛吃。後來我忽然悟起：她可是厄瓜多爾人，厄瓜多爾人是以麵包為主食的。於是我提議，倒不如讓她吃麵包，看她喜歡與否。為此我特別為她炮製了一些夾肉麵包或酥甜麵包，這下子正中她的胃口，一早她飲了一杯果汁之後，竟能够連續吃下兩個小小的麵包。生於斯，長於斯，她或許因了這異國的土地而成為一個半中半厄之人，於是，異邦主食的麵包，便成了她喜愛的東西。

不過，阿嬤儘管愛吃麵包，但也一樣愛吃中國菜。晚飯這頓正餐，她一定要爬在飯桌邊沿，一定要給她一副筷子，一支湯匙才平靜下來。她當然挾不了菜，但一定要大人們幫她握着筷子，然後把菜送到她口中才肯罷休。於是我說，阿嬤還是中國人，儘管她已申領了厄瓜多爾的護照，在理論上說是道道地地的厄瓜多爾人。

阿嬤愛唱歌，唱的是她自己知曉的無字天歌，伊伊哦哦的，我們都不知她哼的是甚麼內容。這些無字天歌，大概是她每天對着電視學來的。厄瓜多爾人不論男婦老少都善歌舞，扭腰耍嘴是他們的本能，如今看來，在這塊地上出生的阿嬤，相信將來一樣也是一個能歌善舞之人。

有空的時候，我會帶阿嬤去門口蹣跚。牽着她的小手，從羅斯麗大道慢慢走到里奧可卡街。這個時候，她便不太願意再往前走，並且頻頻回頭望着家門，好像很害怕迷路似的。見到那些熟悉了鄰居，她便會以學到的第一句西班牙文「HOLA」對着他們歡喚，這下子可惹樂了那些鄰居們，他們都會回以同樣的

「HOLA」，並且親熱地抱起她，親她嘴，如果那只是一些短暫的親熱行為，阿嬾會愉快地接受，要是太久了不放她下來，她便會哦哦地喚叫着，並且努力掙脫這些人的擁抱，直到溜下身子才罷休。

內子有時帶阿嬾去超級市場，這可是阿嬾最快樂的時候。有時讓她走一小段路，她便會高興得哼着她的那些無字天歌。當然她不能夠走得太遠，約莫一個街口的距離，她便賴在那裏走不動了。這個時候就得抱着她，一直抱到超級市場裏去。

我們家離十二月六日大道的 SUPERMAXI 超級市場不很遠，約莫走六七分鐘的路程。到了超級市場裏，推一部購物車，讓阿嬾坐在車子裏，這時她就會乖乖地安坐其中，因為她似乎知道，此後她便可以在繽紛雜陳的貨物陣地中快樂地遊覽，這些五光十色的貨物，對她來說似乎是一座七彩的皇宮，足以迷亂她稚嫩的心。

SUPERMAXI 超級市場是美國人經營的大型超級市場，一般對小孩子都有優待小吃的習慣。於是，內子有時摘一顆熟透的葡萄或拿一顆糖果給阿嬾，阿嬾也與一般小孩子那樣貪嘴，她嘴裏吃着葡萄，手上拿着糖果，還咿咿哦哦地指着那些食物，非要塞一點在她的小手中不肯罷休。

我西來之時，帶着一套工夫茶具，夜間之時依然故我沖泡工夫茶，這可是我一份丟卻不去的嗜好，惟此之外，我可不烟不酒。阿嬾也愛飲茶，而且就是這種入口味似苦澀，入喉而轉甘飴的工夫茶。每夜間茶，她需飲二至三小杯茶，一樣飲之如飴，而且習慣下來之後，每屆沖茶時分，便等候着她份內的那二、三小杯濃濃的茶入喉，才又去玩耍歡歌。

阿嬾有早睡早起的習慣，夜晚八點半鐘左右，她便要睡覺

了，她不喜歡由大人們抱着睡，喜歡獨個兒睡。朝早約莫六點鐘，她就要起身，即使不讓她起身她也不會再睡了，眼睜睜一定要弄醒大人們陪她起身才能休。我說，這樣的習慣也不錯，我不喜歡那種愛睡懶覺的人。當然，白天阿嬤還得睡覺，早覺和午覺各一次，這樣才能滿足一般週歲小孩子有足够的睡眠時間的需要。

看來阿嬤是健康的、歡樂的。可是在她八個月大的時候，卻經歷了一段令我們幾乎失卻擁有她的悲傷時光，那時阿嬤還不會坐，不會爬，只有稍縱即逝的歡笑聲。

阿嬤連續兩天發燒，雖不是高燒，卻有點神志昏沉。我先是找一些自備的退燒藥餵她，但不見好。帶她去看醫生，也說只是一般發燒，不礙大事，仍是以退燒治療為主。然而，第三天的夜晚，我意識到阿嬤發的燒實在異樣，對內子說：「不能再拖下去了，送醫院要緊。」於是，夜半時分，截停一輛的士，直趨邁特洛·波利丹奴醫院。急診室裏的大夫們，在一陣緊張的診斷之後，決定留醫，並詢問我們有沒有自己的私家醫生，我們表示沒有，他們於是安排了一位病毒科醫生為她主診。

這樣又拖了兩天的時間，阿嬤的舌底已出現長長的白斑點，無庸置疑，這是病毒感染的嚴重病癥了。主診醫生是負責任的，他跟我們說了很多感染這種病毒的原因，只可惜我就是聽不懂，平易一般的西班牙文我尚且弄得一頭霧水，更何況是專業名詞連篇的談話。我只表示，一切遵從醫生的指示，不惜錢財，要搶救這小小生命。

阿嬤一直昏昏沉沉，沒了即使是稍縱即逝的笑聲，沒了話語，眼睛開始浮腫，幾乎浮腫得睜不開來，只剩下一道迷迷的縫了。我看在眼裏，急在心頭，醫生未來時，求助於那些護士，但

她們總是愛理不理的，氣忿之下，我一連幾次在護士室裏大發脾氣，頓足捶胸，問她們究竟準備怎樣處理這病態嚴重的嬰孩。

主診的病毒醫生來了，他帶來了一位稍懂中國話的人，叫迪安娜·孫。她從台灣來。我們於是約略知道了阿嬾的一些病況：阿嬾得了葡萄球菌病毒，而且病毒已進入了她的血液。最好的辦法是全身換血，但這樣的治療顯然是昂貴的。於是，醫生正在培植一種抗體，約莫再過三兩天便能培植完成，然後用這種抗體注射入阿嬾的血液之中，抗拒及驅趕病毒。

望着幾乎處於昏迷之中的阿嬾，真是心如刀絞，但又束手無策。處於這種抗體尚未培植完成的情況之下，只能維持觀察的方法及連續採用退燒藥物治療，當然，這些都是消極的辦法。

急恨攻心，我屢屢在當值護士面前發脾氣。不想這一來竟惹怒醫院的保安部門，他們竟以對病人及病人親屬無法透徹瞭解為理由，致電中國駐厄瓜多爾大使館要求調查，大使館委派了一位領事官員匆匆趕到醫院來。那天我恰好因事外出，只有內子陪着阿嬾在病室之中，我們與這位領事有三數面之緣，他問內子：「陳太太，因何把事情弄得如此僵？」內子指着床上已奄奄一息的孫女阿嬾，催淚而答：「氣急攻心啊，領事，我們實在未見過這種置小病人於妄理的護士，我們可是當事人哪。」領事應該懂得我們其時其地的心緒，他極力向醫院方面作了解釋，首先證明了我們的身份，而後要求醫院一定要盡力搶救，不能再取這種淡漠的態度。

翌日，主診的病毒醫生終於把抗體培植出來了。針是打下去了，但不幸阿嬾的肺部已積液，而且嚴重到影響她的呼吸的地步。為了安全，只好動手術抽液。這之於一個僅僅八個月大的嬰孩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大手術。望着阿嬾無助地被推入手術

室，那孤零零的望着我們而又似昏不醒的眼睛，真教人傷心至極。

四個小時之後，阿嬾被送進深切治療部，她必須在深切治療部逗留四十八小時，才能確定是否脫離危險期，重返病室。她已完全陷於昏迷之中，只有在內子輕輕撫摸之下，身子才稍有一點輕微的顫動。

謝天謝地，阿嬾終於渡過了危險期，轉到病房中觀察治療。這個時候病毒正逐步從她的血液中被驅趕，她也漸漸有了起色，能够睜開眼睛望眼前的親人，甚至能够玩弄一些小玩具。我們的心似乎稍為放鬆一點了。

殊不知，她的燒一直不退，而且徘徊在中度熱之間。百般檢查，仍無法得出結論，直至她又進入高熱，才赫然發現胸部再度積液。阿嬾又要面臨胸部抽液的大手術，而此時，她已虛弱得連吃奶水也乏力了。然而，不做手術不行呀，如果胸液壓迫着心臟的跳動，也便是生命終結的時候，九死一生，我們惟有狠下心簽了字，再一次把阿嬾送入手術室中。

又從手術室到深切治療部，從深切治療部到病室，阿嬾已完全消沉乏力了，每天都要由內子扶倚着或抱着，胸上、手上、腳上、鼻孔上、頸項上，都纏着針頭、膠管，真是慘不忍睹的一個小人兒呀。

天地鬼神，我信。自從孫女阿嬾這一番波折之後，我似乎更信。因為內子這一段時間來，早晚二次，叩求於星光月白之下，祈神明保佑孫女阿嬾平安歸來，早脫災難。春歸夏臨（儘管基多沒有春天和夏天的明顯差別），阿嬾終於出院了。她既瘦又蒼白，只有炯炯的眼神猶如昔日一般明麗。回家了，這對於受盡折磨的病人和家人來說，是一份無法言喻的快樂，雖然家人無法懂

得那麼多的醫療知識，但護理卻是怎麼說也比那些掙工資的護士強，於是，阿嬾日漸一日，臉上有了紅潤的光澤，小手小腿有了胖嘟嘟的感覺。

記得為了給阿嬾起一個西班牙文的名字，我請教了幾位本地的學人，從推舉的名字中取了「VICKY」這個名字。起初我只覺得它順口好聽，於是決定下來，想不到「VICKY」即是「VICTORIA」，即是勝利之意思。於是我想，或許是冥冥之中，注定阿嬾將會以勝利者的姿態，渡過生命之中一一的難關。

早晚二次，內子依然叩謝於天地神明之前。她帶着阿嬾，一齊跪在庭院之中，禱祝與祈願。如今，孫女阿嬾已週歲了，除卻了災難她更活潑純真。每當她歪歪的脚步走過供奉神明的龕前，便會以一副認真的樣子，雙掌合十而躬身，一而再，再而三地膜拜。

或許這小生命，已浸知在一份天地神明的佑護之中。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

——原載《香港文學》

瑪陵

沿智利街過厄瓜多爾政府中心移民局，前面便見到電車瑪陵站。瑪陵站地處南北基多的幹道之一畢臣察大道，一側是曠闊的場地，商賈擺賣，行人絡繹，車流密集，呼喚聲此起彼落，煞是一派繁盛瑪陵的氣象。

有一次我去中心移民局，辦完事之後，乘興沿智利街前往瑪陵。基多中心區的街道很有特色，除了狹窄之外，除了沿山坡陡斜而上而下之外，路面幾乎純粹由石板塊鋪成。香港中環有一道石板街，香港政府有意作為歷史陳蹟保留之並附設着古老的煤氣燈於街側，於是便有不少喜歡懷舊的人到石板街去踴躑、去緬思。而這裏的石板街除了見不到煤氣燈企立於街側之外，卻有不少人家的檐前屋下，飄飄曳曳懸着古色古香的風燈，這風燈究竟是出於實用性的照明，抑或有其濃烈的西班牙特色便不得而知了。

傍智利街而行，有商賈店舖，閃縮在人家的門側壁後。中心區狹窄的街道最是營商的好去處，一街對望，這店舖欠缺的貨品，忽然便可在舉眸一瞥之下，發現在對面店舖之中。熱情的商賈總會對一個異國人的經過報以問好，當然他們希望能得到光顧，能賣出好價的貨物。

據說以前厄瓜多爾的鐵路運輸曾經繁榮過，但現在已十分蕭條，只偶爾在晨早有人貨混載的火車遲緩地駛過南部地區，日間幾乎見不到火車的蹤影。倒是私人擁有的汽車急劇上升，以至成

為一般家庭的代步工具，而電車則是普羅大眾喜歡的公共交通工具，從南至北，一綫貫通，只約莫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電車穿越中心區，有一種獨特的景觀：忽然窄街之中一聲喇叭響，便見電車伸展而來的車廂。就像我正悠閒地踱到索拉街口，倏然便有一輛電車從索拉街口出來，煞是嚇人一跳。

緩步過索拉街，迎面便是瑪陵站，縱眼過瑪陵站，眼前儘是瑪陵的一派繁忙之景。一路行來，望行人，看攤檔，避車流，似忙似閒，心甚怡暢。在這裏擺賣之人，老少皆來，婦孺混雜，我常常在那些富印地安色彩的攤檔前停步，甚至蹲下身來，聽一聽他們唱頌自己的藝術，自己的貨品。在基多住得久了一點，知道這些擺攤設檔之人，不論男女，皆喜歡穿一襲印地安服飾，自我標榜為正宗的印地安人，天南地北地吹噓一番，希望能見到「願者上鉤」之顧客，尤其是那些一眼望去便知的外國人。

在紛紛塵揚的一隅，有一位白髮老者，獨自擺賣着一檔雜冗的物品，他既乏呼喚顧客之聲，也沒有刻意的裝扮服飾，只靜靜地吸一管烟，好一副悠哉閒哉的樣子。

這或許更有吸引力，至少給我一份獨處繁囂身未變的感覺。

「在這裏賣這些東西的人似乎很少。」我直截了當地與這位老者搭話。

「這才叫真正的跳蚤市場。」他也直截了當地回答。

「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字嗎？」我又問。

「有甚麼不可，來跳蚤市場的人，不但抱着與人交換貨物的希望，也抱着與人交換友誼的心願。」他悠然地說，「叫我佛羅勒斯·阿米拉吧。」

「這些都是你覺得沒有用了的東西？」我指着他的貨品問。

「是啊，我老了，一些東西配不上今日的心情，便覺得拖